

山河大地在詩佛

一 王維詩的特色與成就

李西台

藝術形式的發現不能絕根於美感心靈，而美感心靈的呈現有賴藝術的象徵作用。王維既發「凡畫山水，意在筆先」的論調，遂開南派潑墨山水的宗風，以寫意為主，不斤斤於工筆細畫，而創造了蕭疏淡遠的寫意佳境，尺幅千里，中藏乾坤。於是「意」的理念，遂成千古畫學秘訣。

「意」相應於一美感心靈與修養境界而言。美感經驗的絕對具足是心靈自我創造的佳境，而人生義理的體悟與實踐則是人類本性的真實提昇，兩者在藝術的宇宙中交滲相融，國人的藝術於是有了「意境」之說。「意境」展露了心靈與宇宙的深遠內涵，使藝術具有雋永的內在生命，亦由是成為中國文藝批評史上評論的主要理念。

跳躍詩畫的相異之處，在藝術原理上，王維的「意」的見解實是諸種藝術的共法，而王維的創作表現也極一致；王維的畫風，是南派的宗祖；王維的詩風，是唐代自然詩派的代

表。蘇軾（東坡）曾云：「維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，暗示了王維詩畫的共源，同時表白了王維詩畫的風格和勝境，這都是意境的啓示和效果。意境之說在王維尙沒有專門的闡論，但到唐末司空圖倡「韻外之致」、「味外之旨」，便特別推尊王維的詩，以為「澄澹精緻，格在其中」（與李生論詩書）。此下流為嚴羽、王士禛的興趣神韻說，儼然以神悟來提示王維的詩境。嚴羽的滄浪詩話：「盛唐諸公，唯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迹可尋。」以禪悟解詩，王維的詩境確最為近似。王士禛唐賢三昧集：「不着一字，盡得風流。」亦以王維詩為極致。

王維的詩境和禪意有莫大關係，這原是維在安祿山亂後，生活思想便起了極大的轉變，漸漸厭棄現實而皈依佛門。首先維在亂區不死，在政治場合中招致極深的懷疑，後來雖以「凝碧」詩得以洗雪罪名，表白心迹，卻使他由壯士禪並非一開始就是淡泊如斯，早年也是虎盼鷹揚，追金逐紫，這時期的詩幾乎是一種「力」的頌揚和「美」的幻遊，如「從軍行」、「桃源行」之類。舊唐書本傳說：「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。昆仲宦遊二都，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，無不拂席迎之，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。」可說是少年得意，名利雙收。但

維詩中常有「滄洲」、「無生」的詞語，表示王維濃厚的出世色彩，而意境的造就幾乎就迴繞在道家和禪宗的理趣之間。

然王維並非一開始就是淡泊如斯，早年也是虎盼鷹揚，追金逐紫，這時期的詩幾乎是一種「力」的頌揚和「美」的幻遊，如「從軍行」、「桃源行」之類。舊唐書本傳說：「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。昆仲宦遊二都，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，無不拂席迎之，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。」可說是少年得意，名利雙收。但安祿山亂後，生活思想便起了極大的轉變，漸漸厭棄現實而皈依佛門。首先維在亂區不死，在政治場合中招致極深的懷疑，後來雖以「凝碧」詩得以洗雪罪名，表白心迹，卻使他由壯士禪並非一開始就是淡泊如斯，早年也是虎盼鷹揚，追金逐紫，這時期的詩幾乎是一種「力」的頌揚和「美」的幻遊，如「從軍行」、「桃源行」之類。舊唐書本傳說：「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。昆仲宦遊二都，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，無不拂席迎之，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。」可說是少年得意，名利雙收。但

的衝盪，這又顯示王維在思想轉變期詩境的一大跳躍，他只是「當下即是」，而不再有戲劇性的衝突場面。

這一層跳躍極為重要，我們所論的王維，大都是這一層跳躍後的王維。在跳躍裏，所有心理衝盪都被禪定所制（王維詩：安禪制毒龍），化解了生命本身的漫茫迷惘，少年的热情透過自我的追尋，直截的冷卻成透明的智慧，使我們幾乎撫觸到王維的個性結構中的冷靜特質。他的生命形態和屈原、李白所代表的悲劇詩人形象，底層上即有截然的不同，雖然表面上他們的二重世界劃分似乎無甚差異。

二重世界劃分是人類精神辯證的產物。中國文人常在「擴張性的挫折」底下，產生二重世界的劃分。絕離塵網，遁入自然，渾忘人世的機巧而與山水鳥獸為友，在自然的世界中，在在啟示著宇宙和諧的生意，不似心靈陷於現實社會名利權位的追逐中，是如此的歪曲與污濁。文人往往自以爲人間世的退出即是一種人生的了悟，如陶潛詩所謂：「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……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」而事實上他在現實的孤獨感與無權力感（孟浩然詩：不才明主棄。知音世所稀），只是藉著面對山水景物的無機言語得以暫時平息。除非他的個性結構本來便是以恬靜的修養爲主，他的人生才會透露出一深遠的意境，如陶潛的遁世固窮，便是因爲個性的淡泊寧靜，不求聞達，才可以說仕途歸來，不是墮厲。不然便難免現出自然與人生分裂的隱痛，隱於自然只是一

種心理上的反向作用而已，「自然」不是他們內在的真實修養，後人亦從此劃分王維和孟浩然的不同。

王維詩境上的一大跳躍，也是風格上的一大轉變，這一轉變，使他遺落了莽莽世塵的情障，移注美感於自然現象的存在與變化中，神遊萬物之玄圃，靜觀天地的大美。「隱」的閒逸悠遠的意境展現了，它不只是田園的、山水的，同時也是性靈的。在這裏王維接續了陶潛的詩境。

自陶潛的田園詩絕響於南朝，直到唐初的王績（王通之弟）才勉能相繼，「東皋薄暮望」（野望）一詩，便有很醇厚的田園風味。王維時代，作家始羣起趨風，孟浩然、儲光羲、丘為、常建、韋應物等，都有很好的成績。王維以他晚期恬淡的性格與佛學的涵養，將道釋生活的心境表現得極爲完美，王士禛竟推崇爲「詩佛」，表示他在詩仙詩聖的藩籬之外，卓然成家，自有獨特面目。以下且看詩佛的山河大地。

渭川田家（字句據全唐詩）

斜陽照墟落，窮巷牛羊歸。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。雉雊麥苗秀，蠶眠桑葉稀。田夫荷鋤至，相見語依依。即此羨閒逸，悵然吟式微。

一美的結構，美的結構溶合了詩人的心情與身體的意義並不外指，而有待讀者自再創造的欣賞活動中，重新介入詩人所發現的田園之美。最後一句是一論斷語句，宣示這一美的結構的意義，使渭川田家在美與啓悟中傳達更完整的經驗。自內容說，作者呈現自然節序的真實活動，其中蘊蓄著無限心靈的聚念與溫暖。野老之念，田夫之語，使自然真景亦充滿真情，此景此情，正可安住世紛擾網於「閒逸」之中。

末一句隱然存在著二重世界的劃分。而希望整個人類的心靈世界在田園裏醇化。維詩具體的呈現了屬於大地的淡樸之美，一點也不造作，這是王維的田園風味。再看維詩的山水，「青谿」是絕好的一篇：

青谿

言入黃花川，每逐青谿水。隨山將萬轉，趣途無百里。聲喧亂石中，色靜深松裏。漾漾汎羨行，澄澄映葢葦。我心素已閑，清川澹如此。請留磐石上，垂釣將已矣！

和前詩的表現一樣，開頭便是主題景物的直接映入，然後意境漸往深遠處拓展。「每逐青谿水」的「每逐」呈示詩人個性結構中的超塵之想與煙水之癖，二重世界中即是對人間世的揚棄。水隨山轉，景物絕妙。「趣」是美感心靈的絕對具足，這種滿足此刻正透過聽覺、視覺的攝握而感受。聲「喧」和石「亂」，色「靜」和松「深」，互相滲融，而青谿景物在聽覺上的「喧」和視覺上的「靜」又互相对照，同

時水中景物與岸邊景物的「亂」與「深」亦互

相對照，這兩句的表現實在是錯綜有致。底下

依然是對照的延伸，水中有舒展轉動的菱荇，岸邊蘆葦則倒影入谿，共同演示青谿的美感氣氛，呈現一個美的宇宙。經由這一個美的宇宙的感悟便是：人心之「閒」與青谿的「澹」的相契。在閒澹之中，剎那即是永恒，绚爛亦歸

平淡，一切都可安住在淡泊之場。

自以上兩首詩看，維詩的心境和詩境幾乎

是沒有距離的，這種詩的佳處正在景物的交互呈示，開展了詩的內在深遠的意涵，而並沒有直接敘說以洩露天機，維詩的律絕的呈現方式大體也是如此，只是由於字數限制而更為精鍊而已。現代倡談純粹經驗的批評者常引為論列

(如葉維廉著：秩序的生長一書)，因非題旨所在，我們在此姑不贅述。

綜觀王維後期的詩，確實能創造中國詩的新境，而透入靜態美的深遠意涵，我們承認王漁洋的「詩佛」尊稱有其意義，不只是因為王維晚年是個篤信的佛徒，而實是因王維詩呈現了獨特的美的悟境。六十四、十一、二十



女性之自立與夫婦之相照相溫

明 義

□前晚與周談到感情的依賴，他憤懣於那些女子們只全然地依賴着他，而當他軟弱也須要靠一靠她們時，她們却逃了，並說這是一種「迫害」，甚至，她們就因此卑視他了。

□確是的，當女子仍只是一個女子而尚未進化為一個「人」之時（如同男人尚只是一個小人而未進化為君子），她只是一面鏡子，一個月球，只能被動地容受、反射，而不能主動發光；她們是依賴者；是被決定者而不是決定者；若沒有太陽，她們就只有冷與黑暗。她們之愛男人，原是投靠，使生命因之而有價值。所以她們當然要找一個「可靠」的人；而當她一旦發現這男人不可靠，甚至竟要反過來靠她之時，她當然惶恐、失望、怨懟「所託非人」了。

□但女子原可以不止是女子，小人原可以不止是小人，而「中也養不中，才也養不才」，以理性道德之光去照射女子小人，原是君子的本份。天地日月的精華原也是藉着君子以散發。所以，當照射得久了，女子就藉着涵容君子之光而若有光，若獨立而若可靠了。這就是中國傳統女子的堅強處。這時君子若一時軟弱了（如在實現政治、文化或道德的理想上受到挫折），是可以回家來靠一靠她們的，她們這時也真可靠，而君子之靠她們，則實等於是依靠自己向日儲存在她們身上的能量。

□在傳統的中國女子，她們是因禮教的保護而有此篤信而可靠。在今天，男女的互信不能來自禮教的賦予了，遂必須由彼此的努力以建立穩妥的關係；然後，女子能樂受君子之光而無疑，而君子之光亦有所歸而不致流散（如單身之男子永無餘錢，結婚後，却靠着妻子的積蓄而有餘了，遂亦可以應急時之需）。則當君子有一時的軟弱之時，亦可以暫時依託，所以如此之女子，乃亦是君子的穩定力量。

□然後，若再進一步，女子所涵蘊的君子之光，亦可忽因一自覺之故，而變成自己的（君子之光原亦自天地日月來，只因君子能有一自覺，此天地之精遂為己所有而已）。於是女子乃真成為一個人，乃亦是君子了。這時她亦可以主動發光去照射人、啟發人、涵養人，這時君子之依靠她，遂不是依賴自己向日儲存在她身上之光，而是真可依靠她了。於是，他們間的關係，便成為互照互涵，相溫相愛，這才是夫婦一倫到最後的完成。